

四项大奖加身 票房全球第六

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有多传奇

在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揽获最佳男主、最佳剪辑、最佳音响效果、最佳音效剪辑等四项大奖，全球票房累计达到8.7亿美元，超越《毒液》《蚁人》《头号玩家》《碟中谍6》等影片取得2018年全球票房排行榜第6名的好成绩……记录传奇乐队“皇后乐队”的音乐传记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，将于3月22日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放映，这部影史上最卖座的音乐剧情片到底有多“传奇”？

片名 有故事

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是对皇后乐队、传奇主唱弗雷德·摩克瑞以及他们音乐的致敬盛宴，这是一段充满爱、痛苦、接纳和音乐的旅程。故事从1970年皇后乐队组队讲起，娓娓道来。

片名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，是皇后乐队最经典的一首歌，也是乐队的成名曲。在海外，其实这首歌比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《we will rock you》(摇滚万岁)和《we are the champions》(我们是冠军)还要火爆，是英国史上目前销售量最高的单曲。光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封面拍摄的姿势、构图，就被后人不断模仿。这首歌因为制作复杂，还成为当时制作成本最高的歌曲，一首歌近六分钟，分为序曲、歌谣、吉他独奏、歌剧、硬摇滚、尾声，没有副歌，没有重复，完整听完六分钟，犹如投身了一场诗和幻想的波西米亚狂想。后来，他们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，不断探索、实验，在硬摇滚和重金属中不断加入歌剧、民谣等多样音乐元素，才创造出一个个只属于皇后乐队的传奇经典。

复刻 很传神

电影中复刻了皇后乐队的最高光时刻——1985年“拯救生命”大型摇滚乐演唱会。超过72000人的温布尔登球场，16个小时，全球19亿观众观看直播，为挣扎在饥荒中的非洲难民筹集到5000万美元的巨款。即使是迈克尔·杰克逊、麦当娜、U2、披头士、鲍勃·迪伦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，都仅仅只有一首歌的表演时间，而皇后乐队整整表演了近20分钟，足以证明乐队在国际流行音乐界殿堂级的地位。

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最大的成功可以说就是对摇滚史上最生猛华丽的20分钟的“还原”。从上场开始，男主角拉米·马雷克就对摩克瑞的每一个动作进行了“重现”，包括每一次挥拳和咧嘴，甚至从板牙和着装都一模一样。场景



■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海报

中国基因融入西乐 交响合唱古意盎然

日本合唱团体会“一团墨化开”的意境

本报讯（记者 朱渊）昨晚，余隆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在“馄饨皮”（上交音乐厅）带来陈其钢的《江城子》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。这次演出特邀日本东京歌剧院合唱团加盟。

陈其钢的《江城子》取材于宋代文豪苏轼为悼念亡妻而作的同名词作，是一部为民族女高音、合唱与交响乐团而作的作品。创作这部作品对陈其钢而言是种挑战，在他看来，《江城子》所表现的是一个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与寄托，诗意又空灵。而将于6月出版的上交首张由DG全球发行的唱片中则将收录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《五行》和《悲喜同源》。

无论是《江城子》《五行》或是《悲喜同源》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，在余隆看起来这些“古意盎然”的作品不但不过时，更是中国作品在世界亮相的鲜明标识。在排练《江城子》时，酷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合唱团成员就在拼命记录，只可惜要领悟总是差一口气。于是余隆给予点拨：“要达到曲中意境可以想象一团墨在宣纸上化开的情形，就像中国画，有泼墨、有留白。”

始终致力于将中国作品推向世界的余隆，现如今几乎每一次国际亮相都会或多或少“夹带”中国元素。一周前，余隆在美国执棒纽约爱乐乐团乐季音乐会，中国作曲家赵麟的为大提琴、琵琶与管弦乐队而作的协奏曲《逍遥游》就被乐评家认为是演奏出了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般闪耀的场景。而由他开创的“中国农历新春音乐会”，也正从最初纽约爱乐的试水，到如今成为世界南北半球共同的“音乐习惯”。

在余隆看来，中国作品要走向世界，就需要像老一辈作曲家陈其钢、叶小纲，或是年轻一代作曲家周天、杜韵那样，懂得将中国文化“翻译”成国际化的音乐语言。“越能提炼中国文化，越能走向世界。中国作曲家要多多创作与中国文化身份相匹配、蕴含中国基因的作品，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。”



■ 1933年春，留法美术协会在巴黎的合影(后排右一王临乙，右二常书鸿) 资料图

他们改变了近百年的中国艺术 “先驱之路”聚焦留法生

本报讯（记者 乐梦融）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“先驱之路：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（1911-1949）”大展正在龙美术馆（西岸馆）进行巡展首展，展览聚焦20世纪前半叶的留学法国艺术现象，以及这批留洋的艺术先驱对中国现代美术的深远影响。

此次展览由主展与两个专题板块组成，共展出40余位留法艺术家的160余件绘画、雕塑作品以及研究资料，其中40余件展出作品来自龙美术馆，更多参展作品则来自近40家公立美术馆、私立美术馆以及家属、藏家的收藏。

当年，留法艺术家诸如徐悲鸿、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常书鸿、常玉、潘玉良等众多选择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，为20世纪中国美术带来了新的类别和新的观念，奠基、开拓、改变、丰富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的发展。

史料记载，1933年4月2号在法国巴黎常书鸿的居住地博迪南路16号，“中国留法艺术学会”成立，这是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留法艺术青年发起的艺术组织，也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不得不提的一笔。参与者既包括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建筑等艺术专业，也有攻读地质、物理、化学等学科的留法学生。常书鸿在发表于《艺风》第二卷第八期的《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成立经过》中写道：“为了要稳固我们的基础、发展我们对外的事业起见，我们似乎需要一个相当的组织。”直至上世纪50年代，该团体先后聚集了常书鸿、刘开渠、曾竹韶、王临乙、吕斯百、唐一禾、滑田友、潘玉良、吴冠中、赵无极、吕霞光等111名旅法艺术家。除此之外，“阿博洛美术研究会”“北大画法研究会”“中华美育会”等学会，成为了中国先驱艺术家们的重要阵地，这些活跃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群体，共同推动了20世纪中国美术基本面貌的形成与发展。

“先驱之路”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对20世纪中国美术基本面貌的形成进行再回望、再研究的系列展览之一，将时间界定在1911至1949年之间。1911年见证了首批中国留法艺术家的起程，构成了一个不附属于历史学的独立艺术史纪年。

策展人红梅表示，这场展览是想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，一批先驱所作出的杰出贡献，探讨他们所采用的不同路径与方法，一类是学院派的古典主义和写实主义的现代性诉求，一类是接近于西方早年的现代主义诸画派的现代性诉求，印象派、野兽派、立体主义等等，两条不同的路径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主要策展脉络。